

精典文库 018 KLASSICS

# 断片集

——冷记忆 3

Fragments: Cool Memories III

Jean Baudrillard

[法]让·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陈旻乐 李露露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断片集

——冷记忆 3

F r a g m e n t s

*Cool Memories III: 1991-1995*

Jean Baudrillard

[法]让·波德里亚 著 张新木 陈昱乐 李露露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片集:冷记忆 3 / (法)波德里亚著;张新木,陈  
昱乐,李露露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  
(精典文库 / 周宪主编)  
ISBN 978-7-305-05762-5

I. 断… II. ①波… ②张… ③陈… ④李… III. 随笔—作  
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8292 号

Jean Baudrillard

**Fragments: Cool Memories III**

Copyright © 1995 by Editions Galilé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J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ilée

Through Garance Sun SARL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7-078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断片集:冷记忆 3  
著 者 (法)让·波德里亚  
译 者 张新木 陈昱乐 李露露  
责任编辑 李雪梅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0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762-5  
定 价 2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2169 025-83592317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mailto: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mailto:nupress1@public1.ptt.js.cn)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人们不再拥有影子的时候，  
如何从影子上跳过去？



有人说：在最好的书籍之后，在最漂亮的女人之后，在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沙漠之后，便开始了生活的剩余部分。

事实上，其他的事情正在发生——另一本书，另一个女人，另一片沙漠——生活的剩余部分又成为生活本身。这仅仅是结束的幻觉。

人们希望有一条最终的地平线，去标示那不可改变的品质之前的事物——即使这似乎不大可能亦然。New Deal of life. New Deal of Desire。<sup>①</sup>

如果遇到最美的事物，而一切还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我们为什么不对相反的情况给予足够的重视呢？例如看过最无聊的书，最

---

<sup>①</sup> 英语：意为“生活的新部分。欲望的新部分”。

平淡的风景，碰见最愚蠢和最丑的女人。其中也许就有一种完美，因此也就有一条绝对的边界，那是无价值的边界，是虚无、平庸和平凡的边界。在这条边界之外，同样不再有任何可以期待的东西。

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样经历的。在看过最糟糕的景象之后，人们不会说：时间啊，请停下你的飞逝<sup>①</sup>！不存在对虚无的陶醉。

是哪股强大的力量拯救了我的生命？是善的力量还是恶的力量？在山谷深处等待着我的上帝还是魔鬼？正如在中世纪的彩画里，我看到在托塔维尔<sup>②</sup>的峡谷上空的绚烂天空中，两股力量互相争斗。从表面上看，上帝胜利了，因为我没有死。但是以胜利姿态强加于我们的或许就是魔鬼，它让我能够继续从事死亡的事业。

在事故发生的五秒钟内，人们所想的不是生或死的问题，而是轻重或拥挤的问题。当撞击不可避免时，人们会说：直到现在，此前的事情都还比较简单，而从现在开始，事情将变得极其复杂。面对这种拥挤，面对种种前因后果的混杂，人们宁愿选择死亡。怎样

---

① 引自法国诗人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的诗歌《湖》中的诗句。

② 托塔维尔(Tautavel),法国南方佩尔皮尼昂附近的一个欧洲原始人遗址。据考古证明,在45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活在这一带的山坡峡谷内,在山洞里还发现了古人类生活的遗迹。现建有欧洲史前考古中心。

解开这一团乱麻？怎样从乱麻中活着走出来？

就像暴风雨中孕育生命的雷电向大地播种一样，事故或灾难的能量也需要许多年的提炼。但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摆脱死亡——施行 *coitus mortalis reservatus* 或中国式的 *post coitum mortalem*<sup>①</sup>。然而，每天都要重新开始是很困难的。

本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决裂；本该发生的事却没有发生：重大事故，死亡。在与事物进程商讨一种复仇的和苦涩的亲密关系时，或商讨一种厚颜无耻的同谋关系时，这种可能性总是伴随着我们。

尤其不要相信星座占卜。如果相信某人的预见，说他在九十岁之前不会死，那么在某一天死亡的机遇，在某种背景下死亡的机遇，当然还有没能死掉的快乐，以及生活的剩余部分那美妙的额外

---

<sup>①</sup> 拉丁语，意为“控制高潮的性交”和“高潮性交后”。死亡在法语中为 *mort*，而“小小的死亡”(*petite mort*)暗指性交时的高潮。作者在这里借用拉丁语做着文字游戏，从“死亡”一字引向“控制性交高潮”，喻示孕育生命的难度：即每天都要控制恐怕很难做到。另这里所说的“中国式的”是“复杂的”意思，跟中国毫无关系。在西方，人们常常把“复杂的”东西说成“中国的”。



赏赐，也就荡然无存。

如果威尼斯的河流港汊，蜿蜒小巷，犬牙交错的空间，能够像一个半脑中的回旋式结构全部展开，那这个城市将占据一个无穷的空间。也许就像纽约的等同空间。此外，也许纽约在将其道路微型化后，便能重现威尼斯那迷宫般的魅力。纽约是一种冷漠对抗之地，威尼斯则是延期垂死的特权城市。

数学点，地球自转的想象轴穿过的地方。

北极——那儿的风只从南方吹来，也只向南方吹去，因为四面八方都是南，所有的方向都是南方。

那儿，指南针只能指向南方，因为它处在绝对的北方，所以再也指不出北方。

那儿，所有的经线交汇于一点，因此所有的时区都是同一个时间；

那儿，一年缩合为一个漫长的白昼，一个唯一持续的长夜，黎明，一个唯一持续着的白昼，黄昏。

那儿，星星既不升起，也不降落。

那儿，太阳既不在天空中升起，也不在天空中降落，只有在夏天，当人们看到它时，太阳绕着地平线在同一高度上转圈。

那儿，终止了地球离心力。在绝对的北方，北方便不复存在。所有一切只能来自南方。在社会的中心，社会性便不复存在，一切只能来自他处。在主体的中心，主体便不再存在，一切只能来自于他人。

所有的磁力都颠倒了方向。

对地球这颗行星上的每个点来说，只存在对跖点的方向。

继爱吃鲜肉的知识分子之后，有过爱吃死肉的知识分子，现在则出现了爱吃冷冻肉的知识分子——既不是鲜肉也不是死肉——是一种经过人工智能冰冻过的概念和思想的肉。这些概念的肉无法解冻，动辄会被处以死刑（就像东欧国家的自由那样）；这些思想的肉又可随心所欲地食用，并带着所有流行时鲜的符号，经过杀菌，除去了任何的鲜味（即便是死肉的味道也没有了）。这种新生的精神物质分泌出一种新的捕食物种，如同冷冻肉和速冻肉的品种系列激发出一批新的消费者那样：他们是速冻概念的豺狼，是信息与通讯的虎豹。

不会再有死肉和鲜肉之分：这便是被交给了软件冰箱的思想的命运。

应该给那些物体，包括欲望的对象，以壮烈死亡的机会。如一

个花瓶，一把椅子，一本书，一个衣柜。火焰，折断，冷落，遗忘。一次在你脑海中爆裂的机会，一次向四周飞溅的机会。

这些不真实的女人，她们是我自身被偶像化了的某个部分。女性投射的歇斯底里病症，倘若没有这个病症，我可能会成为自己最坏的那一部分的受害者：男性忧郁症。

在过去，人们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会说：目的验证手段<sup>①</sup>。如今我们已经没有了目的，于是只好说：手段验证目的。

这两种说法，没有哪一种是不道德的。

最最不道德的东西，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再无矛盾可言：目的与手段已经变得毫不相干。简而言之，它们不再属于同一范畴。

一切都运转得美妙绝伦，犹如聚苯乙烯的泡沫，由发电机组的同质流体驱动着：这是善的元静态(métastatique)。

一切都进行得糟糕透顶，所有的线路四处乱流，由焦虑驱动

---

<sup>①</sup> 此处法语原文为 La fin justifie les moyens，出自一句法语成语，意为“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里是作者所作的文字游戏。

着，并蜕变成焦虑：这是恶的游走态(erratique)。

沃霍尔<sup>①</sup>说：应该将虚无重新注入图像的中心。“只有一旦否认了任何的超验秩序后，对物体及其局限的重新质疑才能成为可能，才能逃脱模仿的美学，这种模仿美学迄今为止仍然统治着感性世界，作为对神灵力量的再次肯定。”

应该采取不严肃的态度，但又不显出不严肃的神情。或者采取严肃的态度，却又不显出严肃的神情。那些表露神情和充当严肃生灵的人，他们一文不值。

总是希望变得更为苗条的顽念，就是变成脱离肉体的理想性形象的顽念，这也是那些明星们的顽念。脱离肉体是为不朽而付

---

<sup>①</sup>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1928. 8. 6—1987. 2. 22, 港台地区译为安迪·沃荷), 美国艺术家, 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 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 是捷克移民的后裔。沃霍尔除了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 还是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 是纽约社交界、艺术界大红大紫的明星式艺术家。沃霍尔的作品没有欧洲设计师那么观念化、哲学化、个人化, 他的作品风格体现出了: 实用主义、商业主义、多元化、幽默性。“每个人都能当上 15 分钟的名人”, 这是安迪·沃霍尔留给媒体时代最乐观的寓言。

出的代价——极端的苗条是穿越死亡的唯一方法。

某段时间以来，她总是犯错，轻微的差错，手势上或决定上的错误。我是否应该把这个看作一种信号呢（显然是一种不好的信号）？或是什么都不会发生的信号呢？然而，这难道不是更糟吗？没有任何意义的事物，它甚至连失控行为那单纯而又简朴的无辜都没有。

对某个人胡说八道，就是把他当作张三李四。这的确确实就是信息的工作。

你的套间里防止火灾的一粒药丸。

左派政客或是右派政客其实都是一帮草包。只不过左派政客竭力想让他们的抑郁症披上道德的外衣，他们没有能力达到真正的腐败。而解放了的自由主义则为右派人士充当着智慧，正好与这种抑郁的形势相适应。

在关注现实时，由于不断地偷工减料，现实仿佛成了缺少物质本身的一种反物质微粒，现实也因此可能会被摧毁。技术失业中抗体的特殊忧郁症。

动物比我们更加活跃。它们以更为敏捷的方式逃离我们，以更为坚强的毅力为自己复仇。它们以更为清新和自发的方式俯首听命或抗旨不遵。它们在条件反射中更加残酷。从各方面来看，从它们甘愿俯首帖耳的影子来看，动物比我们不知要高级多少倍。

法国人的自命不凡会让他们断言：切尔诺贝利<sup>①</sup>的放射性尘埃没有越过我们的国界。我们是文化和（真正的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的圣地，所以来自虚假的（苏维埃）革命的死亡尘埃绝不会波及我们。就像各种国际性卑劣行径一样，丝毫奈何我们不得：如黑手党、各种丑闻等肆虐全球，却从不曾在法国出现。当然，个别小

---

<sup>①</sup> 切尔诺贝利（Чернобыль，Chernobyl），乌克兰地名。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的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严重泄漏及爆炸事故，导致31人当场死亡，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远期影响而致命或患病，至今仍有因放射线影响而畸形的胎儿出生。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外泄的辐射尘埃随着大气飘散到前苏联的西部地区、东欧地区、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受污染最为严重，由于风向的关系，据估计约有60%的放射性物质落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苏联瓦解后，独立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乌克兰等国每年仍然投入大量经费与人力致力于灾难的善后以及居民健康的保健。

小的自然灾害在所难免,除此之外,我们在十八世纪创造的大自然,它绝不会跟我们过不去。

优生学及其各种变异或许能在未来前景中得到验证,人们期待一个高等的种族(但就人类而言,并不存在什么高等的种族——人类现在这个样子,是进化的绝对前景,也是生物圈的毁灭者)。相反,任何旨在使物种接近一种正常完美的基因操作,即接近一种统计学上的平凡,那都是卑鄙之举。除非是抱有不可告人的恶意,想通过这种基因的混淆抹掉物种的特异性。若是这种情况,那就无话可说:人类总是想着改变游戏规则,甘愿冒自我毁灭的风险。迄今为止,人类只是在象征范畴内这么做,从今往后,他将在生物学领域内大有作为。

“如果我可以确定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吹牛,那么我或许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沃霍尔)。然而轻信是那么习以为常的事,所以很难被人怀疑。所有人都宁愿相信现实,相信坦诚,相信文字的忠诚。甚至连《传道书》<sup>①</sup>中纯属编造的一段语录也被认可为

---

<sup>①</sup> 《传道书》(Ecclesiaste),《圣经·旧约》的一部分,共有12章,主要表达一种看破红尘的哲学。

事实。

况且，充当伪君子又有什么用处呢？所有一切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时间本身就是真相的同谋。随着时间的推移，什么样的骗局终究都会露出真相。

然而，一切都源于撕下面具的快乐。不过，那些想这么做的人并没有真正成功。他们落入了陷阱而不能自拔。只有寥寥数人知道这一切在何种意义上仅仅是一场骗局。

至于脑力“劳动”方面的事，我已经稀里糊涂。剩下的只是虚空中的一种可支配性，除了万有引力外，不应该从中指望任何东西。

断片式的文字其实就是民主的文字。每个断片都享有一种同等的区别。最平凡的文字却能找到非凡的读者。每个人都会轮流获得权利，以享受自己那光荣的一刻。

当然，每个断片都有可能变成一本书。但是人们恰恰不会那么做，因为椭圆曲线比直线更长。但也是出于懒惰：人们没有权利在无用的目标上耗费时间，就像人们没有权利为某些有用的目标而剥削自己一样。同样也出于对文字的同情：毕竟它们已经为我们鞠躬尽瘁了。



众多的思想和话语造成了一种消化不良，而有些人却希望从中获得一切——我们则相反，需要多谈谈思想的泛滥，文字的糟践和语言的文本疲惫——不这么做，你将被评价为直觉短缺、话语贫乏之辈。

断片的另一个诺言：只有它们才能劫后余生，才能在意义和语言的毁灭后幸免于难——就如同那些空难中的苍蝇，只有它们能幸存下来，因为它们实在太轻了。就如同爱伦·坡<sup>①</sup>笔下大旋涡中的残骸：最轻的碎片掉进深渊的速度就最慢。这就是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的救命稻草。

任何与幸福的接近都会唤醒青春期的焦虑。

---

<sup>①</sup>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在世时长期担任报刊编辑工作。其作品是在任何时代都有“独一无二”的风格。语言和形式精致、优美，内容多样。他也是侦探小说的鼻祖、科幻小说先驱、恐怖小说大师、象征主义先驱之一，为唯美主义者。